

文学情

圆梦的地方

□王辰武

老年大学是我的福地,在这里,延续了我的文学梦。

半个世纪以前,我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时,也许是农村插队生活太枯燥了,我喜欢上了读书,遨游在文学的王国里,度过了在广阔天地的7个春秋。

20世纪70年代中叶,我有幸收到扬州师范学院的入学通知书。高兴之余,又感到一丝遗憾,因为我被录取的是数学系,而不是我喜欢的中文系。我四处奔走,绞尽脑汁,想调入中文系,但事与愿违,没能成功。

走上工作岗位的30多年里,紧张的教学工作和以后的从政生涯总是忙、忙、忙,没有时间去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……

不知不觉步入老年人行列,平时除了带孙女,其他时间如何度过,有点无所适从。一次大学同学聚会,一位同学说:“你在学校里就喜欢文学,喜欢写写文章,听说市老年大学有个写作班,老师教得不错,你可以报名试试。”

就这样,我走进了老年大学。写作班李益陵老师讲课神采飞扬、声情并茂、深入浅出。写作班是一个团结和谐的整体,同学们推心置腹、真诚相处、携手同行。老师谆谆教诲,同学们佳作迭出,提高了我学习的信心,激发了写作的欲望。

可是,我一下子不知从何入手。我一边大量阅读文学书籍,一边反复回忆老师讲授的写作要领:“恰如其分的开头和结尾;恰到好处的铺垫;审时度势的紧扣主题”。我初步理清了思路,静下心来,写作第一篇议论文《绿色的梦想》。

总算完稿了,要不要发到班级群里?我心里不踏实。惴惴不安地将文章发给李老师,想请老师帮我把把脉。但是,发出后又有点后悔,心想,李老师带几个班,学生这么多,哪有时间看我写的文章?

没有想到,李老师及时回复了我并进行了点评,将我的写作思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一位爱好文学的好友评论说:“修改后的《绿色的梦想》,不仅梦境上了一个台阶,文章的意境也上了一个层次,更重要的是,写作的主题更加鲜明。”这增加了我的信心,我接着试写了议论文《感悟父亲》和《沉默是金》。文章发到群里,得到同学们的关注和肯定。

老师的教诲和引导、同学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,增添了我写作的欲望,感觉自己写作有了动力、有了思路、有了激情。在老年大学学习的一年多时光里,我先后写出了《心灵的对话》《儿子的求学之路》《银杏树礼赞》《兰花赞》《我的教师经历》《我的知青岁月》等文章,有的在区级报纸和各类电子刊物上发表。尽管文章还有地方不成熟、还有瑕疵,但自己的写作水平在一点点提高和进步。儿子开玩笑地说:“没想到学理科的老爸,退休后反而写出这么多好的文章。到时候我出资,为你出一本文集,算是对你的奖励。”

老年大学朴实无华的同学情谊,带给我新的生活内涵;老年大学教学团队的优秀素质,延续了我的文学情结;老年大学,是我圆梦的地方……



专注
戴卫民

父子情

服侍老父住院

□陆琴华

父亲脊柱骨折做微创手术,医生说:“缠上腰带,就可以下床行走了。”问题是父亲慢性肠炎、重度贫血,微创手术后腰不疼了,可还是没有力气站立起来。

新冠疫情还在继续。按照医院要求做了核酸检测的我,就成了父亲的专业陪护。微创手术前,父亲想大便了,我都是在他屁股底下塞一只塑料便盆,就是附近小店里卖的坐便盆。做了微创手术后,我怕伤着他的腰,就在父亲屁股底下塞一个尿不湿。给成年人换尿不湿,我此前从来没有做过。第一次给父亲换尿不湿,还是在病房里一个看护人员指点下进行的。待父亲解完大便,我上前准备把尿不湿撤掉。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父亲粘了一屁股,床单也脏了一大片。我一时手足无措,设法撤掉尿不湿,再用其干净的地方擦父亲屁股,但

留下很深的黄黄的斑迹。我担心把床单弄脏了会惹护士或者医生不高兴,先不管父亲的屁股,用大把的卫生纸擦床单。这时护士进来了,说:“你不要用纸擦了。”就上前把父亲身底下的床单撤掉,换上一条干净的,还嘱咐我以后应该怎么做。我用卫生纸再次去给父亲擦屁股,护士说:“卫生纸擦不干净的。”建议我用湿毛巾擦。正好搁在窗台上的毛巾是湿的,我拿过来就要擦。护士连忙阻止:“你这毛巾是凉的。”说用凉毛巾擦,病人容易感冒。我就端着盆到外面去接热水。有了热水,湿毛巾热乎乎的,父亲的屁股也擦干净了。父亲说:“你把腿沟也擦擦。”此前,我连用好几张卫生纸擦过那里,可能是还没有擦干净。我依照父亲的吩咐,用热毛巾来回擦了几次。

父亲再次要大解时,我吸取先前的教训,更加仔细地把尿不湿放到父

亲的屁股底下。可父亲完事后,还是一屁股肮脏之物。我很无奈。邻床来看护丈夫的一位大姐说:“老人不是孩子。小孩子用尿不湿基本都是站着的时候多,粪便都是兜着的,干净省事。”那位大姐告诉我:“你家老爷子是躺在床上的,你再怎么用尿不湿,还会有粘在屁股上的。”我问:“用纸尿裤怎么样?”那位大姐说:“不管用什么也不行。”

久病床前无孝子,谁乐意伺候卧床不起的人呢?我这样感慨着,突然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,大意是这样的:小孩子大小便弄在裤子里,能被原谅,是因为他们有爸爸妈妈;老人大小便弄在裤子里,不能被原谅,是因为他们没有爸爸妈妈了。如今,父亲已是90岁的老人了,我这做儿子的,就得像爸爸妈妈照料小孩子那样照料他。

骨肉情

乐享现代通信

□黄郑周

人到晚年,最担心的是寂寞、孤独和无助。退休多年来,我最大的欣慰是,赶上了飞速发展的现代通信时代,特别是家族微信群的建立,让我们天涯若比邻,兄妹间的距离好像并没有多远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们两男三女兄妹五人都长大成人,父母早已打好了他们的如意算盘:六间房子,两个儿子东西各两间,二老住中间两间;大女儿嫁给了只隔一条小河的同村小伙子,两家遥相呼应、鸡犬相闻;二女儿嫁给了东宅的邻居,距离更近;小女儿嫁得最远,但也就是隔壁大队。每当有人夸我父母好福气时,二老总是笑逐颜开、洋洋自得。

谁知社会不断发展,成家后的我们兄妹五家,还是先后都离开了老

家。我从部队退役后,被安排到南通工作,随后我妻子及子女的户口也迁到了南通;我老弟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,也在南通找到了工作,一家三口也进了城;二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工作,小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苏州工作。这两个外甥女在不同的城市生儿育女后,我的两个妹妹义不容辞地到她们那里当起了“家庭保姆”。大妹妹虽然还在农村,但大外甥女小两口也在乡下的一个合资企业工作。就这样,我们原本在一个地方的五兄妹,分住了四个地方。

现在,他们家家都买了小汽车,有的一家买了两辆。如果谁家要有事,只要一个信息,即使隔江南北,都能召之即来,不到两小时,就能相聚到一

起。前年,我女儿又给我们这个有20多人的大家庭建了一个家族微信群,我们分散在各地的亲兄妹及其小辈们,就像还在一起,天天“见面”。后来智能手机亲情网推出,亲情间通信还不收费。微信还可以视频通话,等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。我妻子经常跟她们一聊就是半小时,还要与自己的其他微信朋友联络,忙得不亦乐乎,再也不感到寂寞和孤独了。

去年,我父母逝世十周年。作为老大的我,想给父母办个简单的祭奠活动,寄托我们的哀思。筹备期间,我们兄妹基本上每天都微信沟通,结果圆满办成了此事,大家都非常满意。数十年来,我们兄妹五家一直这样亲密无间,邻居们都羡慕不已。